



大漠长河沙坡头

□杨建

一千二百八十多年前，一个叫王维的唐代诗人，站在一个叫沙坡头的地方，眺望着身前身后这沙河相依、沙山相连的旷世奇景，吟出了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千古绝唱。一千二百八十多年后，我踏着诗人的足迹，先后两次飞越重重关山，来到了这里，为的就是感受“孤烟直”和“落日圆”沧桑雄浑的意境。

沙坡头，一个容易让人联想起无边黄沙滚滚来，千里边塞月色寒的地名。腾格里沙漠，中国的第四大沙漠，它越过长城直抵贺兰山，一泻千里到达宁夏中卫市后，为黄河所挡，携带大量沙尘的西北风在这里盘旋环绕，聚沙成塔，终而堆积为一个百米多高的沙丘，围成了一个天然辽阔的观景台，成就了王维《使至塞上》这首境界阔大、气象雄壮的边塞诗。

这是一处天造奇观之地，大漠、长河、高山、雪峰、绿洲，五景荟萃，异象同框。这里有雄奇的西北风光，也有秀丽的江南景色。面对这样一幅景象迥异的风光，会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在狂风中飞舞不止的沙尘，流泻到黄河边上时，怎么就止步不前，与河水握手言欢了呢？浩渺荒凉的大漠，烈日炙烤，飞沙扬砾，怎么突然就与一片绿洲相依相伴呢？漫天的黄沙，奔腾的黄河，绵延的雪山，葱郁的沙漠绿洲，这样组合起来的奇特景观，恐怕只有在沙坡头才会呈现出来。

王维当年写下千古名句的观景台，就在沙坡头最顶端。站在观景台，抬头望，前面是绵延起伏、白雪覆盖的祁连山脉，雪峰在阳光的映照下，洁净如玉，银光耀眼；转身看，是一望无垠的大漠，随风而来的声声驼铃，摇醒了浩瀚而沉寂的沙漠，一行行伸

向远方的骆驼脚印，将人们的思绪引进大漠深处；脚底下，就是滔滔不息的黄河，仿佛从天际流来的黄河之水，在大地上划下一个巨大的S形，然后在拥沙临河的绿洲目送下，绕过了沙坡头，留下了一幅粗犷与清秀并存、雄奇与娇柔同在的景观。

站在沙坡头，会不由自主地对面前这条长河多看几眼，也只有在沙坡头这样的高处，才能领略黄河的磅礴气势，感受黄河的雄豪壮观。这条在中华儿女心里流动了多少年，就在古诗文中流淌了多少年的长河，此时，好似对沙坡头格外留恋，它放慢了奔流脚步，放低了激荡的咆哮，在蜿蜒的河道上不紧不慢地滚动着，泛着金光的河面上，时有一排排羊皮筏子划过，摇橹的船夫，扯开沙哑的嗓子，唱着古老的歌谣，浑厚的喉声，低沉的歌声，在空旷的黄河上低回起伏……壮观的黄河，苍凉的歌曲，看过一眼，听过一回，便永远定格在脑海里，铭记在心间。

时光流逝了一千多年，河水也流淌了一千多年，它们不知带走了多少往事，但王维当年看到的边塞风光，不会就此消失。大漠孤烟直，烽火台上那一股升腾在天空的孤直的狼烟，虽然现在不能再现了，但如果我们胸怀家国，同样可以感受得到，因为大漠还在，边关依然；长河落日圆，那一轮在河水里投下一长串金色浮光的低垂的落日，我们可能会错过它西沉时的场景，但如果我们心有情怀，不管什么时辰，都能想象出落日圆的那一幕壮阔情景，因为长河依旧在流淌，山河依然与我们有约。

大漠茫茫无际涯，长河滔滔不息流。到沙坡头来，上王维观景台，隔着千年时空，与王维共览河山，心里就会有永远的孤烟直，不落的落日圆。



主办单位：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：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征文投稿邮箱：qlwbfnjzg@qq.com

浑脱汭渡，如旅如叙如许

□管泓博

“倘采羊皮筏子，如旅如叙如许。小舟轻摇兮，可以乘风消愁，省得伤神无绪。浪颠波光兮，可以丢病，扫了阴霾归去。风行浪打兮，可以甩穷，约上俗阜相处。如斯亲临黄河，遥天横水，尽收眼底。举雪襟怀，岸影流动，山高脉起。寻常所摇，逐浪所问，犹问万里。”

“银光水阔，留影从容经过。千倾涨波，分得清溪安坐。一棹归来，客里依然是我。”《三上词话》的作者、文化学者马同儒先生曾在他的作品《羊皮筏子赋》中，如此称赞黄河之上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——羊皮筏子。作为黄河中上游古代先民日常的水上工具，小小羊皮筏是如何用魅力征服马同儒先生的，又是在海陆空交通发达的当代，依旧留存下来，找到全新定位的呢？黄沙河渡上漂荡的身影，又承载了一段怎样的记忆……

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，人们另辟蹊径，善用自然资源，制作出羊牛皮吹成的“大气球”，渡河载物，水路运输。最早的“大气球”是“缝革为囊”后再充气，唐代以前，这种“大气球”被称为“革囊”。而到了宋代，制作“大气球”所用的皮囊是宰杀牛、羊后掏空内脏的完整皮张，不再是缝合而成，故改名为“浑脱”。“浑”做“全”解，“脱”即“剥皮”。早期人们只用单个的革囊或浑脱汭渡，后来出于安全考虑以及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增加，人们将若干个牛羊皮“大气球”缝缝补补，拼接起来，上架木排，成为一个整体，这才有了现在所说的“羊皮筏”的雏形。

中国皮筏历史悠久。《水经注·叶榆水篇》载：“汉建武二十三年(47年)，王遣兵乘船(即皮筏)南下水。”《旧唐书·东女国传》：“以牛皮为船以渡。”《宋史·王延德传》：“以羊皮为囊，吹气实之浮于水。”

清康熙十四年(1675年)二月，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兰州爆发叛乱，西宁总兵王进宝奉旨镇压，期间，王进宝军曾在张家

河湾结革囊夜渡黄河，大破新城和皋兰龙尾山；六月，王辅臣兵效仿造筏百余，企图渡河逃生，王进宝率军沿河追击，迫使王辅臣兵投降。由此可见，兰州至少在320多年前，就已经大量投入使用羊皮筏了。

羊皮筏子需要人用嘴吹气使其胀满，故当地人遇到有人夸海口、说大话的情况，往往以“请你到黄河边上去”来讥讽，意思是让其去吹羊皮囊或牛皮囊，俗话里的“吹牛皮”就来源于此。

根据筏子的大小，驾驭羊皮筏的人员为1名至8名不等的筏工。在以前，黄河水道既无水文资料，又无导航设备，运送过程十分凶险，掌桨领航的“峡把式”必须谙熟水性，经验老到，其他筏工统一听从号令，不得有误。筏工们出发前扛着筏子走到河边小码头，将羊皮胎朝下放进水中，等乘客全部盘腿坐好，筏工才坐下来开始划桨，筏子便离开码头，顺水漂流。过去，由于黄河本身“凶猛”的特质，筏工的工作风险很高，由此衍生了许多“讲究”，比如不能说“破”“沉”“碰”“没”“断”等不吉利的字，首次出行还要挂红、放炮、焚香、祭黄河神。

如今，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完善，羊皮筏的货物运输和载人渡河功能基本丧失，转而服务娱乐。人们出行旅游，在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河段，或在甘肃景泰石林龙湾村河段，依然能乘上羊皮筏子这古老的运输工具，在黄河之上领略大漠风情和黄河石林那粗犷壮美的西部景观。

最后，再次拜读马同儒先生的《风入松·羊皮筏子》，领略这个悠悠漂在母亲河上的羊皮筏的独特魅力，嗅一缕跨越百年的水汽，触碰这段匆匆却厚重而坚强的历史：“大河飞雪锁风烟。推浪去行船。但凝拍水飘摇过，纵受惊、人到河边。何事汪洋轻别，向来漂泊悠然。长波吹破湿衣衫。何奈倚栏杆。今来轻渡天如水，论沉浮、来去轻便。轻掸风尘流水，漫遥鸿鹄高天。”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“不要塑料袋，我自己有布袋。”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